

# 我见过 美丽的景象

主编 / 万 燕

崔卫平 / 著

闹闹八岁  
自称“帅克妹妹”  
她把那本捷克人写的书翻来覆去  
不知研究过多少遍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当代女学人文丛

如果有某地举行帅克的研讨会  
那么她是有足够的资格参加的  
因为她深得帅克先生的精髓：  
“报告长官，是的，我是傻瓜！”

dangdai nuxueren wencong

# 我见过 美丽的景象

崔卫平 /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d a n g d a i n ü x u e r e n w e n c o n g

闹闹八岁  
自称“帅克妹妹”  
她把那本捷克人写的书翻来覆去  
不知研究过多少遍  
如果有某地举行帅克的研讨会  
那么她是有足够的资格参加的  
因为她深得帅克先生的精髓：  
“报告长官，是的，我是傻瓜！”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我见过美丽的景象/崔卫平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 
2000(当代女学人文丛)

ISBN 7 - 80647 - 202 - 9

I . 我… II . 崔… III 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9305 号

**书 名:**我见过美丽的景象

**作 者:**崔卫平

**出 版 行:**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
**经 销:**各地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**开 本:**850mm × 1168mm 1/32

**印 张:**6.5

**字 数:**15 万

**版 次:**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:**1 - 5000

**定 价:**11.50 元

ISBN 7 - 80647 - 202 - 9/I · 148

---

**邮政编码:**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当代女学人文从





作者近照

# 总 序

万 燕

事情还得从1998年9月20日在河北承德召开的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说起。那天晚上,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座谈“女性文学与出版”的话题,我刚从门外走进会场,就被主持人提溜到话筒跟前“贡献”点子。脑子还没回过神来,只得硬着头皮上阵,贡献了诸如“女学人随笔丛书”、“女学人评论丛书”之类的歪点子,心想:谁爱折腾谁折腾去吧。

就此搁下不提。

转眼到了1999年初,广州方面有人策划出版“女博士随笔丛书”,向我约稿。后来七搞八搞有点“丛”不起来,要交给书商去操办了。我想,与其这样不尴不尬,不如把自己去年那个歪点子做起来,或许更有价值。恰逢7、8月间身体不适,无法写作,就和出版社张罗起这件事来。

当“点子”付诸实践时,一系列的问题也跟着出来了。

例如“女学人”这个概念的确定。人们会凭思维惯性质问:某某能算女学人吗?那么,什么样的人算“女学人”?书斋出身有学位者?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?自我潜心于某一研究领域却无职称者?不以任何学术为业的学养浸润者?答案非常不确定。

再例如是否只收文学领域女学人的随笔?其他领域的收

KA131/05

不收？如果收了，她们是否能较好地以散文随笔的形式传递双重可能性——即在保有自身领域特点的同时创造散文随笔的独特风采？如果不收，这能算作规模比较整齐的女学人随笔丛书吗？丛书的姿态又应该如何？前卫的？不时尚的？怀旧的？在汗牛充栋的随笔集、散文集里，在众音浮喧的女性丛书里，再增加这么薄薄的十本书究竟有多大的必要？

而且，我们和大家一样，渴望也害怕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，那里面好书成林，坏书成堆，我们的丛书会尘埃落定在哪里？

问题确实很多，但是有两点定位最初就很清楚：避开小女人气，避开纯学术性。

站在这两点定位上思考上述一系列问题，图景就变得渐渐明晰起来：为了保有丛书的特征和实质，我们不再执着于“女学人”的内涵和外延，这个词不再受“术业有专攻”的囿限，而是定位于当代知识女性的内在面目，同时注重作者本人的思考、学养和对文化的关注，注重老、中、青三个年龄层面的视野，注重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文化意义，注重多个领域的重要作者和内容。情怀或浓或淡，状态或中心或边缘。

仅以领域的确定而言，我们采取了作者和内容双向互补的方式，形成社会、翻译、文化、历史、艺术、文学六大板块。例如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，她本人的学术定位决定了她的大部分随笔要以社会学的形态出现。当她用沉着朴素的笔调谈论“我的女性观”、“我对‘一夜情’的看法”时，实际上已经走出了高深的社会学研究，走进了社会关怀的领地。同样，从事东欧文学译介的崔卫平亦是同一性质，她敏于思辨的特长，借助对中国以外作品和人物的理解，反弹到中国文化本质之

中,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多元的思考状态。而张文华的“术业”身份没有这么固定,她一直淡入淡出于社会,却长期浸染于文化,对音乐、绘画、自然、精神、文学、人情、学术、人生往事今情的独特品味,奠定了她隽永醇厚的底蕴。艾云也非学历史出身,但她的这本书可说是“当代女学人文丛”中规模最齐整的一本“课题性随笔”。她以西方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六个杰出女人为题,杂糅了史实、随笔乃至小说的笔法,在事实中想象,在想象中思索,在思索中升华,显得既大气又绚烂。马莉的定位则非常别致,她写诗,办过画展,但是这些表面的艺术形式,远远比不上她的文本的内在艺术状态,她用变幻迷离的语言,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氛围,即使在大量的书话中也弥漫不已。

此外,作为体现文学性质的散文随笔,文学领域的作者自然还是占了较大比重。德高望重的乐黛云先生,以她凝重深邃的眼光纵横古今中外,笔墨所到之处,无不抉幽发微、沉潜蕴藉。当代著名评论家李子云,以数十年不变的诚实优雅,从容辗转于理想和现实之间,飘扬出令人回味的音色。作家、学人双栖的徐坤,把机智鲜活的面目从小说的“虚”外化为散文的“实”,独特的智慧与调侃渗透在热气腾腾的笔墨之中。至于女性文学专家林丹娅的幽默典丽,则将智性的思考和知性的怡情集于一身,不卑不亢,不张不扬,境界十分深远。

显而易见,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,我们希望由此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纷繁多姿的,同时能够全部归附到知识女性的主体上来。因此,她们个人的情感、经历、眼光也以不同面目定格在丛书之中。令人遗憾的是,经济、哲学等方面,因为各种原因而缺失了。



纵观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化,女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低估。而这些女人当中,有一批自学养出发、自专业领域出发而渗透随笔散文的女人,尤其坚持了自己超然的追求和声音。而这一切,都是她们以女人的身体拥有、感受着的。正如龙应台所言,当她面对社会历史、面对先人古书时,她还必须面对“我是个女人”的体验,这种体验直接反证了当代知识女性的“学养——情怀”之宝贵,这种宝贵可以说是“当代女学人文丛”作为一套随笔丛书在文化史上最具有价值之处。

正是这种宝贵促发了“当代女学人文丛”的诞生和面世,促发了作者们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通力合作,促发了各种有关插图和封面的奇思异想(插图分色块和线条两种形式,基本上每二至三篇文章配一幅)。这个过程可以用几句老话来形容: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“三个臭皮匠,赛过一个诸葛亮”,“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”,“条条道路通罗马”。个中情形即约略可见了。

但是,从过程到结果,毕竟是一种流动不羁的形态,其中潜伏着许多变数,丛书的疏漏之处未免影响了策划初衷的逼真再现,这当然是由于我们视野和精力的不足造成的,还望读者海涵。

这套书付梓的时间很短——只有半年,又很长——跨越了两个千年。这种交织着现代迅疾与古老漫长的时间隐喻性,无疑借学养中的女人的书写,暗示了全部女人命运的缩影。从这个缩影走进去,我们能清楚地看到,在写作中,在阅读中,在生活中,女人与人类历史一致而又不一致的变迁。

2000.2.8 于深圳大学海青楼 201 室

## 我从哪里来？（代序）

崔卫平

我不敢说自己所受的最好的教育是在幼儿园，那样客观效果不好。但我手头保留的四份幼儿园的成绩报告单说明了这一点。它们是小班一份、中班两份、大班一份，非常详尽地记叙了我在幼儿园各方面的发展情况，老师的认真和耐心令人咋舌。在这样的老师的教导下，我各方面的发展都很正常。

比如中班的成绩报告单的“认识环境”一栏中，老师不厌其详地写道：“一、认识了毛主席、刘主席、国旗、北京。二、认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三、认识了汽车站、百货公司、盐城饭店等地方，而且进行了参观。四、认识了人们的社会劳动——老师、保育员、售货员、园主任以及对孩子们的关系。五、认识了家畜、家禽、野兽等动物。”也许其中也有当时的套话，但老师抄写之工整，项目之众多，还是让人叹为观止。我想这份小班第一学期（本人三岁到三岁半）的报告，还是最能说明自己的本来面貌，仅举“语言”栏目为例：“语言发展较好，口齿清楚。不能大胆地向老师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，在课堂上不能大胆地回答老师的问题。课堂接受能力较强，能完整地背诵一首儿歌，如《毛主席像太阳》、《我爱我的好老师》。”这个评语的客观性在于，它一方面说我有语言能力，另一方面说并不想表现这种能力。可能这是正确的。但我目前的疑问是，如果我从来也不当众表现这种能力，那老师怎么知道我拥有这样的能力呢？这当然是矛盾的，但越矛盾越显得老师这个

人没有偏见。总的来说,我那时属于有一定的能力,但比较被动的孩子。实际上,这份报告单的第一栏“集体生活能力”,已经清楚写下了“对老师有礼貌,但主动性不够,必须在老师的提醒下,回答老师‘早’”的评语。

当然人是发展的,但有一条是在每份报告单上都持续保留的,即“能与小朋友友好地相处”,有一份上面还具体地加上“不争夺玩具”。它的意思是说,当然我不会去抢小朋友手中的玩具,但我的玩具被小朋友抢去了我也不反抗。我的这个幼儿园叫江苏省盐城地专幼儿园。

这种被动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小学时期。现在我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谈论我可怜的毫无光彩的小学生活。最要害的是,我连小组长也没当过,虽然是少先队员,但肩膀上一道“杠”也没有。这主要缘于老师上课我几乎听不懂,不知道老师什么意思。拿语文课来说吧,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认,我还可以,但把它们连成一片组成某种含义,在我就有点力所不及。我不关心课文的内容,结果整个小学课本我只记得两课:《小猫钓鱼》、《哪吒闹海》。更确切地说,我对这两课的插图更感兴趣。我的心里肯定偏向没有钓到鱼的小猫:在它头顶上飞来飞去的蝴蝶多好玩呀,这样的蝴蝶我也想得到一些。而小哪吒则气鼓鼓的,脚底下火苗直蹿,它们快要把课本上的纸烧着了,怎么还不快一些擦亮火呢?及至我和唐晓渡谈恋爱的时侯,谈到小学学过的课文(我们用的都是江苏省小学五年制的课本),他说的东西我竟什么都没学过!后来我的女儿长大了,她让我帮她听写课文,什么《晏子使楚》、《草船借箭》。“噢,噢,这样的课文原来我学过呀。”这时候我想起来了。但从小小的女儿的角度出发,其中的道理实在太难了。有一篇

课文我拒绝给她听写，即关于刘胡兰的。“你去找爸爸吧，这一课妈妈害怕。”还有一点我也应该坦白：和大多数孩子一样，临到写作文我就头疼。数学课的情况略好一点。我起码会做计算题。但对于应用题一窍不通。我知道二加三等于五，但对于三个苹果加两个梨子，就开始迷惑不解起来。凡是数字和文字掺杂在一起，我就感到吃力，心里就有疙瘩。最讨厌的还是“单位”，什么“件”呀，“台”呀，“套”呀，我一看见就茫然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关于工程队筑路的问题我早就放弃了。两辆火车对开的学问远在我的智力之外，因为它们老要同时出发——实际上这不一定。而且我还经常担心同时出发的对开的火车撞起来怎么办？可怜老师在黑板上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讲解，我脑子里忙上忙下运送伤员，红色警示灯飞快地旋转，白色救护车“呜——，呜——”响个不停。没有老师喊我起来回答问题，这就养成了我在任何情况下忽然想起什么就是什么、完全不考虑周围环境这样一种不良习惯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，我是“直接受益者”。这样的学校我一点留恋都没有。我感到不能平衡的是，即使在红军的队伍里，像我们这个年龄，也能站个岗，喂个马什么的，但那些造反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，连一个拎浆糊桶的机会都不给我们。他们在哪儿秘密接头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就他们这样放弃“基本群众”，也叫“革命”？凭这个怎么可能取得“革命的胜利”？还有，他们串联回来什么好吃的都没给我们带，光知道带回来一身虱子。但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他们还是相反：当他们把身边的大人（老师、父母、祖母等）都赶尽之后，给我们留下的，除了从未有过的广阔的天空和自由之外，还有许多别的东西：日常生活的纷繁和琐碎；人和人之间许多复杂

的割不断的牵连；亲人离散的痛苦和记忆（我一辈子受这种情感的支配，不喜欢在我生活中出现的人离去，好像自己是个孤儿似的）；较少反抗性（反抗谁？没人），以及很能容忍生活的无穷混乱——包括自身的混乱，有时甚至需要这种混乱，喜欢同时做几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。我不好意思说，迄今我认为最接近我本人感情的作品是《好兵帅克》。

文化大革命哥哥、姐姐都失学在家时，他们从院子里去抄家的红卫兵那里找来许多书看。大多是小说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记得有一本叫作《金色的盾牌》的反特故事集，里面有一个故事，说有个保姆，表面上不识字，可细心的侦察人员发现她右手的中指握笔处有一层厚厚的茧，这是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留下的，于是从这里开始破获了一个和蒋介石“反攻大陆”有关的集团什么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细节比较深入，比较实事求是，我对这样的故事心服口服。我最情有独钟的还是另外一种：1958年全套的《民间文学》，一月一本，十二个月一本不少。其余年份的没有。我对这套书看得真是入了迷。我记得那是夏天，1968年吧，每天早晨起来，我都要把昨天散落一床的刊物按月份顺序重新排好，然后端详半天，感到心满意足时才抽出其中的一本。当然，看着看着，就东一本西一本乱翻起来，好看的就多看几遍。“这些故事多好啊。”我心里想。其中不仅有鸡鸣狗叫、飞禽走兽、奇花异木，那些人物也是我能够认识的。他们不是峨冠博带、羽扇纶巾的那一种，而是会走路、会吃饭、会哭会笑会喊叫的普通人。男人在山上砍柴，在田里播种。女人在院子里晒衣服，对着河水梳她们漂亮的长头发。会唱山歌的穷人一边唱着山歌，一边就把财主老爷气死了，然后他们自己又远走他乡。姑娘和小伙子们一

个比一个还要聪明灵秀，身手矫健。还有永远难不倒的阿凡提。这个人也有聪明得过了头的时候。一次他拿一只碗去打一斤油，碗里盛不下，他不假思索地把碗扣过来，碗底朝上，说：“这儿还有呢。”他拿着盛在碗底的一点点油回家，主人说：“怎么一斤油这么少？”他把碗底又翻过来说：“这儿还有呢。”我对这个故事很满意——不是因为它愚蠢，而是因为它快乐。总之，在这样的故事中，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感情被理解和被接受了，顿时觉得天地开朗起来，心地明亮起来。从此我就开始看书，愿意理解这个世界。到上中学时，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。1973年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，我在高中的数理化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，写作文就更不用说了。只是我的班主任不喜欢我，他认为我“散漫”，还“不关心政治”。

我后来的故事和大家差不多。插过一点点队，属于后期知青，自己的思想也不坚定，知道以后肯定要上大学的。结果便是如此。再后来读研究生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孩子、写文章，就没什么好玩的了。我的工作单位还是有一点点好玩：北京电影学院。我去外地出差时，人们说我是“小燕子的老师”。

# 目 录

1	总序	万 燕
1	我从哪里来? (代序)	崔卫平
	<b>第一辑 有关闹闹</b>	
3	你从天上来——给闹闹	
7	有关闹闹	
18	一个孩子和一座荒丘	
20	一个孩子和一匹马	
21	闹闹的阅读与写作	
29	我给闹闹写检查	
	<b>第二辑 心事</b>	
35	天光	
40	人群中的这些面孔	
43	心事	
	<b>第三辑 修远</b>	
61	我的学堂	

- 74 | 我见过美丽的景象  
82 | 修远

#### 第四辑 思想和艺术

- 101 | 女人不会说话？  
110 | 步入写作的恐惧  
127 | 拥有另外一些经验  
143 | 站在失败者这一边  
154 | 业余政治的时代即将到来  
174 | 一个身体力行的人  
179 | 承担作为一个犹太人的重负



第  
一  
辑

---

# 有关闹闹